

Elaine Phillips 博士, Esther, 第 3 讲

© 2024 伊莱恩·菲利普斯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在第三章，我们遇见了犹太人的敌人哈曼。第三章开始时，叙述令人惊讶地低调。事实上，正如我们将从第七节中了解到的，从第二章结尾的政变失败到哈曼掌权之间已经过去了五年，并且有迹象表明这段时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第一章中围绕国王的众多指定顾问消失了，哈曼在他们的位置上获得了非凡的权力，这也许是受到威胁的国王实施的安全措施的结果。根据第一节，国王使哈曼为大，将他提升，并让他坐在其他人之上，建立了一个等级制度。使用三个动词而不是通常的两个动词表明了这种提升的重要性。

此外，受到表彰的是哈曼，而不是预期的末底改。第 2 节内容如下：王门前所有的大臣都跪下向哈曼下拜，因为王曾这样吩咐他，但末底改却不肯跪下向他下拜。下跪行礼是上衣图案中的另一种形式，而解释对于这种叙事至关重要。

这些术语的具体意思是弯曲膝盖并趴在地上。这些分词可能暗示持续的鞠躬和刮擦。因为这次演习是国王下令的，所以得到了他的批准，从政治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然而，末底改不会跪下，他不会跪拜，第四节的含义是，这与他是犹太人有关。两者都是谦卑的行为和对上级的认可。虽然圣经文本中有很多以色列人向国王鞠躬的例子，事实上也向其他上级鞠躬，但这些上下文中的表达方式并不相同。

在这里，希伯来语单词是 *kor'im u'mishtahavim*。同一对希伯来语单词不会出现在任何描述对他人的荣誉的段落中。相反，当这两个动词一起使用时，个人是在上帝面前执行它们。

这一事件发生在城门内，城门十分宽敞，哈曼直到接到通知才注意到末底改的不遵守规定。继续第三节，它表明明显存在强制的一致性，末底改的行为既是对国王法律的公民不服从，也是对哈曼荣誉的公开侮辱。仆人们向末底改询问哈曼是一个挑战。

在第四节中，我们发现仆人日复一日地跟随末底改，但他实际上不听他们的，这个表达通常指的是服从。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仆人们做了解释，这让人回想起 *kor'im u'mishtahavim* 的含义。他不鞠躬与他的犹太身份密切相关。

在向哈曼报告这一情况时，仆人们想确定这些言语或行为（“*divrei*”一词可以表示两者）是否成立。如果这个词暗示了言语，那么他对犹太身份的宣称可能意味着他依赖于种族和宗教豁免。另一方面，如果总体想法是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仆人们就会热衷于看看是否会容忍所感知到的反抗。

他们决定告诉哈曼代表着恶意。到目前为止，哈曼还没有注意到，并且可能一直没有注意到。但当仆人们知道末底改是犹太人后，他们不仅不再像以前那样试图劝说他下拜，反而把这件事交给了哈曼。

我们来读一下第五节和第六节。哈曼见末底改不肯下跪，也不向他行礼，就勃然大怒。然而，在了解末底改的族人是谁后，他对只杀末底改的想法嗤之以鼻。

相反，哈曼寻找一种方法来消灭整个薛西斯王国的所有末底改的子民，即犹太人。哈曼的愤怒可能源于几个方面。一方面，这种公开侮辱他荣誉的行为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

从字面上看，他并没有跪下或鞠躬，而是认为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真是一种耻辱。如果种族仇恨同样导致了他和末底改的反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充满了愤怒。

受到羞辱后，哈曼制定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他的目的是最终羞辱末底改并彻底消灭他的人民。末底改的“人民”一词重复了两次。首先，哈曼被告知他们与末底改的关系。

然后，他们就成了他恶毒的对象。也许是扫罗元老院和阿甲元老院之间长期存在的种族仇恨，或者可能是更广泛酝酿的反犹太主义，某种原因激怒了哈曼，以至于这成为了真正的种族清洗计划。第 7 节的希伯来文开头引用了正月，即尼散月，尖锐地提醒人们逾越节和那次伟大的拯救。

我们在这里了解到，那是国王统治的第十二年，距离第二章中的事件，以斯帖登基和末底改未承认的刺杀企图的曝光已有五年了。那个穷人，明显没有定冠词，被认为是抽签，**ha-goral**，表明最初的读者可能不熟悉这个外国术语“穷人”，但很了解抽签的做法。事实上，圣经文本证明了抽签在广泛的活动中的使用。

第8节 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群人分散在你王国各省的人民中，他们彼此隔离。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不遵守国王的法律。容忍他们并不符合国王的最佳利益。

我们在这里看到哈曼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近国王，这是其他人（包括王后）所没有的特权。哈曼对我们读到的这一指控含糊其辞，这对于获得他寻求的许可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描述很阴险，开场白就带有双刃剑。

某些民族，希伯来语是 **ah-me-chad**，使他们听起来很邪恶，因为他们没有名字，但只有一个，因此微不足道，可能是可有可无的。隐瞒人民的名字无法识别个人，例如被称为犹太人的末底改。哈曼的演讲从事实开始。

他们确实是一个分散的民族，并且在某些方面是分离的。然而，后来的指控变成了半真半假的说法，即他们有不同的习俗，最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谎言，即他们不遵守国王的法律。哈曼小心翼翼地没有告诉国王哪些法律没有得到遵守。

如果受到追问，他唯一可能引用的就是向他鞠躬的命令。哈曼的最后策略是以务实的方式阐述此事。国王让他们休息并不值得。

继续下去，他在国王面前恳求，第九节写道，如果国王高兴，就颁布法令消灭他们，我将把一万他连得银子放入王库，送给执行这项命令的人。商业。如果国王满意的话，哈曼就提出了一项法令作为解决方案。消极的，让它被写为他们的毁灭，免除了任何一个人，国王或哈曼的责任，并再次将其归咎于无名的官僚机构。

哈曼提供的10,000人才估计约占波斯帝国年收入的60%。我们从希罗多德那里得知，大流士统治下的总收入为 14,560 塔兰特。显然，作为一个专制君主可能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王国中的第二个人，哈曼拥有相当多的资源。

然而，这似乎甚至超出了这些界限。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打算至少将部分回报来自掠夺犹太人的财产，尽管他听起来好像这笔钱来自他自己的金库。在进一步奖励的承诺的推动下，他可能认为战利品会涌入，然后哈曼可以用它来支付那些带来额外战利品的人，这是一种来自古代的骗局，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这显然是对国王贪婪的诉求，如果薛西斯的资源因战争而严重耗尽，那确实是相当诱人的。哈曼向国王的陈述还可能存在邪恶的一面，在这里我们必须假设，而且这是一个假设，希伯来语文本的叙述者在翻译中小心翼翼地保留了原始对话中可能存在的重要文字游戏。哈曼可能故意演奏了与 **avad**（拼写为 **aleph**，意思是消灭）和 **avad**（拼写为 **ayin**，意思是奴役）类似的声音。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就可以解释他在前一节经文中呼吁不让这些无名之人休息的价值。它还可能提供一个解释框架来理解以斯帖后来提到的大意，即如果他们只是被卖为奴隶，她就会保持沉默，第 7 章。最后，它可能解释为什么国王对这项法令显得如此迟钝。以斯帖提到的。他被引导相信哈曼的意图是奴役，而实际上这实际上是大规模谋杀。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与国王交谈时，这是哈曼使用的唯一术语。当法令用三重术语写成时，他的意思是没有错误的。国王接受哈曼消灭整个民族请求，并给予巨额贿赂，其傲慢态度令人震惊。

如果国王误以为这是为了奴役而进行的买卖，并且这是为了他的王国的利益，因为他的人民构成了某种威胁，那么他的反应可能会更容易理解。尽管如此，他还是挥舞着一枚图章戒指，将他们打发走了，首先对金钱说，然后对人民说。当薛西斯交出他被授予权力的图章戒指时，出现了哈曼的全名，后面是“犹太人的对手”这个绰号。

这个词比敌人更强大，儿子。它是tsorer，一个造成痛苦的人。看来国王确实以某种形式接受了哈曼的提议，因为末底改会报告一笔金融交易，而以斯帖则宣称她的人民确实被出卖了。

虽然关于金钱和阿瓦德的含义可能存在一些故意的含糊之处，但一旦国王告诉哈曼保留金钱并按照他的意愿对待人民，哈曼的法令就增加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戮和破坏。国王从未要求澄清，而是给予哈曼自由统治，让他为所欲为，让整个民族遭受屠杀或奴役，然后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第 12 节中，第 7 节提到的尼散月是隐晦地暗指逾越节。

现在，这些影响已充分发挥作用。这里记载的法令是在正月 13 日，也就是逾越节的前一天写的。当以色列的子孙传统上背诵着从埃及的奴役中解脱出来的故事时，他们却面临着在另一个外国压迫者的统治下被消灭的可怕前景。

此后，官僚机构重新开始运作。文士们被召集起来。哈曼所要求的一切都以国王的名义写下，并用他的图章戒指密封，每个动作都由一个被动动词表示。

第 13 节写道，信使向国王的所有省份发送了急件，命令在十二月 13 日这一天，消灭、杀害和消灭所有犹太人，无论老少、妇女和小孩，亚达月，掠夺他们的财物。该法令的副本将作为法律在各省颁布，并让各族人民知晓，以便他们为这一天做好准备。与重复使用被动语态所产生的距离感和不参与感相反，这里我们看到了命令命令的动作。

他们要在一天之内摧毁、杀害和消灭所有犹太人，无论老幼、妇女还是儿童。由于文本中有如此多的双联体，这三个动词快速连续的力量，以及随后的全面受害者名单，是显而易见的。在所有合法所有者和潜在继承人一天之内被处置后，关闭允许所有抢劫行为免费。

在第 15 节中，我们看到信使被逼到了帝国的偏远地区，正如我们从第 9 章中了解到的那样，即使在反法令颁布之后，仍有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支持这一事业。与此同时，城内颁布了圣旨。国王和哈曼举行了一次私人庆祝活动，其在犯下巨大罪行后的冷酷语气而闻名。

排名最后的苏萨居民对这项法令确实感到愤怒，尽管我们不知道其原因或形式。事实上，混乱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能是由于各种不同反应的巨大而复杂的复合体，从一方面的恐惧到无拘无束的欢乐。这些苏萨人是杰出的，来自城堡的精英，是少数人下令进行流血并颁布法令的地方。

当我们进入第四章时，我们看到末底改的回应。这是显而易见的。撕破的衣服和粗山羊毛或骆驼毛制成的麻布是暴露和自辱的衣服。

灰尘和灰烬提醒人们死亡对肉体的毁灭。这些习俗象征着仪式的不纯洁和与上帝的分离。由于麻衣所象征的固有耻辱，它不被允许玷污王门的权力竞技场。

末底改的强烈抗议，字面意思是“大哭”，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人民受到了威胁，也可能是因为在导致这一点的情况下，他自己的责任重大。他拒绝向哈曼下拜，这已经升级为他全体人民的危机。然而，他选择的地点表明了进一步的动机，可能是为了引起公众的强烈抗议。

这是引起埃丝特注意并促使她采取行动的最佳方式。幽静的皇宫里，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3节，王的谕旨和命令所到的各省，所有的犹太人都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号。

许多人躺在麻布和灰烬上。在这里，我们看到末底改在个人层面上的悲伤反映并放大了整个犹太人群体的公开哀悼。禁食是他们哀悼的一个显着特征，它与全文中普遍存在的盛宴形成对比，我们会看到更多。

随着本章其余部分的展开，末底改和以斯帖对峙，这场对峙是由以斯帖王后的太监之一哈他调停的。起初，以斯帖向末底改发起挑战。此时，在她看来，考虑到末底改的地位，她的行为是非常不合适的。

希伯来语使用“女王”这个头衔，因为这个词的主语是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这是一个只使用过一次的词，其词根意味着扭动。她的反应透露出一丝尴尬。

给他送衣服是为了尽快有效地平息他的爆发，以免给她带来不好的影响。他的传统反应会显得极端，而仪式上的麻衣会非常令人厌恶和不体面。毕竟，以斯

帖已经按照宫廷礼仪行事了五年，无疑非常关心国王会怎么想以及他会如何反应。

以斯帖打断了可能是匆忙的出席，召集了被任命为她侍奉的太监哈他，并派他去见末底改。她一定对哈撒克有高度的信任，而且随着事态的敏感性的发展，她更有理由这样做。希伯来语“*maze ve'al maze*”似乎强化了她问他的疑问。

这可能相当于，你到底在做什么？从第六节开始，非凡的交流开始了。哈撒克的持续出现减缓了叙事的节奏，从而加剧了他调解时的紧张气氛。在这第一次冒险中，话语是间接的，因为为了以斯帖的利益而重复了法令的情况。

在第七节中，末底改首先解释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无疑包括向哈曼下拜的法令，他拒绝这样做，以及导致他代表犹太人哀悼的严酷后果。然后他提供了他的消息来源提供的证实细节，甚至哈曼为消灭他们提供的资金数额。他证明他的担忧不是基于模糊的信息，而是基于精确的知识。

为了进一步确认情况的严重性，末底改向哈他革出示了一份书面法令的副本。末底改期望以斯帖吸收报告并采取相应行动，这意味着代表她的人民求饶并恳求国王。换句话说，此时末底改正在呼吁以斯帖透露他一直建议她隐瞒的身份。

这是末底改最后一次指挥以斯帖。从第10节开始，哈他革继续调解，但以斯帖和末底改的话以直接对话的形式呈现。从字面上看，当他回到末底改那里时，以斯帖命令他，即哈他革，她作为权威女王的角色此时开始显现，并将在短时间内全面发挥作用。

第 11 节，以斯帖对末底改所说的话，王的所有官员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对于任何未经传唤而在内院接近王的男人或女人，王只有一条法律，处死。唯一的例外是国王向他伸出金权杖并饶了他一命，但距离我被叫去见国王已经过去了三十天。在这里，埃丝特的第一句话是对在几乎必死无疑的情况下无所作为的有效道歉。

基于对全面限制的常识，她表示不愿意。文中说，任何男人或女人。此外，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末底改也应该知道，特别是因为他似乎知道其他一切。

以斯帖对自己福祉的担忧是因为她已经 30 天没有被召见王了，而末底改不会知道这一点。以斯帖很可能知道国王的其他残忍行为。在她看来，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额外挑衅将使案件毫无希望。

末底改对她的反应非常激烈，将她的王室地位的特权与她的犹太身份进行了比较，并暗示危险是如此之大，即使是受宠的王后也无法拯救她。他说，不要以为因为你在王宫里，所有犹太人中就只有你能逃脱。因为如果你此时保持沉默，犹太人的解脱和拯救将从另一个地方升起，但你和你的父亲的家人将会灭亡。

谁知道呢，你就是在这样的时刻登上王位的。换句话说，一旦哈曼发现她既是犹太人，又与末底改有亲戚关系，她的命运将是可怕的。末底改没有说他预计哈曼会如何发现这一细节，也没有说这种背叛可能来自哪个方面。

正如他所阐述的那样，逃离所有犹太人可能有双重含义。要么她无法逃脱，因为她的身份将与其他犹太人一起为人所知，要么她可能无法逃脱犹太人自己的报复，犹太人将从另一个地区，然后可能是那些叛徒手中被解救出来。艾丝特可能会想，在隐瞒身份六年后，她可以继续这样做。

末底改打破了这个幻想。我们刚刚读到的第 14 节的初读似乎表明了末底改对上帝旨意的坚定不移的希望。他说，即使以斯帖保持沉默，拯救也会从另一个地方产生，但以斯帖本人有机会成为拯救她的人民的重要参与者。

然而，我们根本不清楚如何解读有关释放的陈述本身，以及如何在这节经文其余部分的背景下解读它，以及第 13 节末尾的潜在威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末底改刚刚警告以斯帖，她在王宫中也不能幸免，他在这里再次警告，你和你父亲的家族都会灭亡。后者包括他，因为他是她唯一的家人。

这对她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她是在父亲不在的情况下由他抚养长大的。此外，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要求考虑她被推上王位的原因的挑战才有意义。否则，她很容易就会被诱惑什么也不做，寄希望于其他地方确实能带来解脱。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假设可能会出现帮助，希伯来语单词是 *ya'amod*，但它会在其他地方，而王宫靠近漩涡中心的哈曼意味着以斯帖和末底改会被卷走。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节经文的第二个分句可能是一个假设否定回答的反问句。

换句话说，相关部分是，如果此时你保持沉默，犹太人会从异地得到帮助和拯救吗？回答，不，不会，你和你父亲的房子也会灭亡。这种翻译可能在语法上解决了传统文本阅读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帮助确实来自另一个地方所指的任何地方，为什么以斯帖的家人，特别是末底改，也不会被这个代理人拯救呢？由于末底改挑战的真正可怕性，以斯帖的情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叙事发生了非常决定性的转变。

在这个关键时刻，埃丝特选择公开认同她的人民，即使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她善于在服从监护人和响应异教宫廷的要求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此时，她的性格坚强体现在她决心违抗国王的法律，揭露自己的犹太身份，并对抗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她知道禁食是她传统中古老而令人尊敬的一部分，因此呼吁进行集体和全面的禁食，从而继续社区参与这场为响应该法令而开始的危机。这种禁食的严重程度超过了所有规定的禁食，这是对上帝干预的强烈呼吁。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因此，尽管没有明确提及祈祷，但它无疑是事业的一部分。在她对犹太教的公开认同之初，以斯帖就使自己受到了犹太教最严格的纪律之一的约束，她进一步决定，她的年轻女性（甚至可能不是犹太人）也会与她一起以同样的方式禁食。此后，她将进入国王的面前。

她对末底改的结束语很能说明问题。尽管公司对神圣怜悯的呼吁令人震惊，但她预计这项事业会失败。她的声明可能会被翻译为“当我灭亡时，我灭亡”，表明她认识到死亡是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导致的结果。

讽刺的是，她的决定使她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戏剧其余部分的演员和发起者。第 17 节，末底改离开并执行以斯帖的所有指示。第一个字面意思是末底改越界了，在此基础上，早期的拉比解释者认为他在尼散月十三日和十四日禁食，违反了上帝的诫命。

然而，他可能只是离开了城堡，前往苏萨城聚集犹太人并开始禁食。在这个紧要关头，《七十士译本》为了我们的兴趣，收录了末底改和以斯帖长篇大论、热情洋溢的祈祷。但接下来我们回到正文。

经过三天的禁食，以斯帖在第五章隆重登场。为了准备与国王的会面，以斯帖穿上皇家服装并就位。这不仅仅是衣服，她是在向国王展示自己。

但当国王坐着时，以斯帖却站着。句子结构以宫殿为中心，营造悬念。 **Beit HaMelek**，翻译为宫殿和国王大厅，**Beit HaMalchut**，抱歉，**Beit HaMalchut** 和 **HaBeit** 在一节经文中使用了四次。

两个演员的位置正对着门口的关键点。国王正坐在宫殿里，她正在接近它。国王看到的是王后以斯帖。

她的帝王风范再次赢得了他的青睐，即积极的成语，他通过伸出权杖证明了这种青睐的证据。正如希伯来语中谨慎而谨慎的语言所表明的那样，存在着精确且不可更改的协议。翻译后，国王将手中的金色权杖递给埃丝特，埃丝特走近，触摸了权杖的头部。

在这一点上，《七十士译本》中以斯帖在靠近时微妙地靠在她的女仆身上，她的内心充满了恐惧，随后描述了国王的猛烈愤怒，这是为了激发恐惧和敬畏，也许认为马所拉文本希伯来文本缺乏足够的趣味。翻译和解释继续了戏剧性的补充。以斯帖摔倒了，她脸色苍白，昏了过去，尽管国王很生气，但上帝改变了他的心，他把王位留给了她的助手，并在怀里安慰她，而她则对他的王室陛下作出了适当的致谢。

回到希伯来文本，第三节，国王显然意识到一些关键的事情使以斯帖冒着生命危险并违反了宫廷礼仪。他的问题以希伯来语“mah-lak”开始，字面意思是“这对你来说是什么？或者与你有什么关系？”然而，这并不是他随后几天所使用的套话。它更加缩写。

也许他是被她的外表所感动，而询问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她自己的苦恼。虽然这听起来可能很唐突，但他接着提出了进一步的标准问题，“您的要求是什么”，该问题将再次出现。最多一半王国的应许似乎是一种约定，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中再次看到它，但仍然是一个有趣的约定。

尽管他以自己的权杖形式掌握着生与死的权力，但他已经准备好接受她的请求，而且事实上，他在她说话之前就答应了。以斯帖要求哈曼和国王参加她已经准备好的私人宴会，这表明她精心策划了她的策略。鉴于她冒险来到国王面前，仅仅邀请他参加宴会就向他表明真正的问题尚未透露。

毫无疑问，这个举动激起了他的好奇心。这次盛宴除了符合宫廷文化和文本主题之外，还将提供一个不那么僵化和公开的场所来解决她的请求的困难和微妙的性质。以斯帖的希伯来语形式的邀请与两位预定客人的身材相符。

从字面上看，它也将读作“让国王来”，第八节。于是，国王答应了以斯帖的请求。哈曼被匆匆带去，国王进来了，这个单数动词也许又把他和哈曼分开了。

此时，波斯帝国表面上最有权势的三个人共处一室。因此，我们读到第六节，当他们喝酒时，国王再次问以斯帖，现在你有什么请求？它将给你。您的要求是什么？甚至半个王国也会被授予。

似乎有一个单独的葡萄酒消费课程，实际上是一场葡萄酒盛宴，即宴会结束时的mishte yayin。也许它是解决主晚宴期间被认为不合适的问题的机会。我们在第三节中看到的国王的第一个简短的询问部分是为了回应以斯帖不请自来的进入她明显的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举止更加谨慎，也许是为了符合礼节。如果双重请愿和请求确实是标准的法庭修辞，那么以斯帖就会知道这种模式，并且可能已经准备

好她的关键请求，她将在第二次宴会上提前提出第七章，以完美地适应这件事。这种双重修辞塑造了第七节中的叙事框架和以斯帖的第一个模式回应。

她回答说，字面意思是，一个非常希伯来语的结构，但它是双重的；她回答说，我的请愿和我的请求。这里不完整的句子是故意的，尽管这与大多数现代翻译相反，现代翻译只是将第八节读为这一请求的延续。然而，显然，她的要求不仅仅是我们在第八节中读到的那样，他们要参加下一场宴会。

敏感的观众可以想象她的停顿，也许是在她在压力下步履蹒跚时稳定自己。也许她本能地推迟了揭露国王最喜爱的顾问的背叛并宣布自己身份的时刻。另一方面，这次暂停可能代表着她计划中的下一步，即系统性地撤销哈曼。

第八节：如果王恩待我，如果王愿意应允我的请求，满足我的请求，请王和哈曼明天来参加宴会；我会为他们做好准备。那么我就来回答国王的问题吧。在这里，埃丝特完全掌握了修辞，这位完美的外交官充分利用了国王本人所阐明的双重形式。

她巧妙地表达了这件事，使得国王有义务在她的请求最终到来时满足她的请求。引用，如果同意我的请求似乎不错，那就让他来吧。此外，如果我得到了青睐并且看起来不错的话，她会用她自己的华丽辞藻来开头。

第一个表达同样是“寻找青睐”，这是更常见的习语，也许表明了她的某种尊重。参加第二次宴会的邀请，如果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将进一步让哈曼陷入一种心态，当宣布这一消息时，他会感到震惊，也许会阻止他巧妙的政治逃避。以斯帖的承诺实际上就是按照国王的话去做。

这是一个有趣的声明，因为他曾说过，他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哪怕是半个王国。与她第一次邀请相反，以斯帖在这里说她会为他们准备宴会，而不是为他，国王。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夹杂物，可能使国王的嫉妒达到了顶峰。

因此，正如拉比评论员所说，让他第二天晚上睡不着觉。此时，随着哈曼和末底改之间的关系恢复，叙述者巧妙地给观众留下了悬念。在第五章末尾的接下来的两个小插曲中，我们再次看到哈曼的反复无常。

第九节也是建立在二元关系之上的。哈曼的特点是欢乐和兴高采烈，**tov lev**，字面意思是善良的心，与末底改拒绝起身或颤抖形成鲜明对比。以前，哈曼违抗的命令，对不起，以前末底改违抗的命令是在哈曼面前下拜。

现在，在完成了三天的禁食之后，他可能意识到埃丝特已经成功进入了王座室，他又回到了坐在门口的位置，可能是想收集他能发现的每一丝信息。看到哈曼来了，他拒绝按照法定程序第一步站起来。附加动词是告诉。

哈曼的法令意在引起恐慌，但末底改并没有退缩。结果，哈曼的心情变成了愤怒。在第10节和第11节中，他假装漠不关心，但他的情感在他受伤的自尊心最终爆发时向朋友们过度夸耀中倾泻而出。

由于渴望有观众，他召集了他的朋友和他的妻子泽雷什，他们必须听一场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的叙述，也许以前已经听过很多次了。这节经文中的顺序可能暗示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他首先谈到了他的巨额财富，然后谈到了他的众多儿子。

此后，他滔滔不绝地宣扬自己的崇高地位，尤其是高于其他任何同等地位的人。如果朋友们以前听过他之前的所有夸耀，那么只有他有幸与埃斯特王后和国王私下共进晚餐的事实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的。从字面上看，他被带到了宴会上，就像他被带到第二场宴会一样，如果这还不够，他说，明天肯定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此时，哈曼暴露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的巨大缺陷。尽管他的地位仅次于国王，但他却渴望得到一个拒绝服从的人的顶礼，他鄙视这个人的人民，即犹太人末底改。此时，他已经过度紧张，末底改的存在就让他失去了控制。

引用，只要末底改还活着，他的成就就不会令人满意。对此，泽雷什似乎带头建议哈曼如何进行。第14节中的动词是单数，尽管朋友们也参与了协商。

与故事中的其他女性一样，她的言行举止都引起了人们的反应，考虑到男性必须掌握自己的房屋的法令，所有这些都非常有趣。她的建议旨在羞辱末底改和

他所代表的人民，并以此解决哈曼每次见到末底改时所困扰的羞辱和受伤的自尊心。哈曼要求将末底改钉在一根高得可笑的杆子上，这是第八根杆子，实际上是一棵树，这表明哈曼疯狂地想要彻底贬低他。

这根柱子在苏萨随处可见。这个高度也可能是为了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环境中，所有官方活动都是大规模进行的。对于平行的大尺度，我们可以参考但以理书第三章中的 90 英尺雕像。

同样的心态似乎盛行。转到第六章，第六章中普遍存在的巧合清楚地表明更多的事情正在发生。国王正好失眠了。

编年史恰好谈到了末底改的善行。末底改只是碰巧等了五年，什么也没说。当国王决定要解决这件事时，哈曼恰好在外面。

国王碰巧没有说出他想要尊敬的人的名字，因此哈曼认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逆转是天意之手。失眠使这个故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末底改就会在伊斯帖的第二次宴会之前就死了。我们在第 6 章第 1 节中读到，就在那天晚上，国王的睡眠逃走了或被打扰。这是对失眠的挫败感的非常贴切的描述。

古代和现代评论家都在猜测国王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折磨。陷入混乱的思绪中的可能是他曾向伊斯帖许诺半个王国的忧虑。也许是怀疑伊斯帖邀请哈曼参加私人宴会的动机，并暗示她同样关心哈曼和国王。

或者也许是几年前在他门外酝酿的一场暗杀企图的记忆。无论如何，阅读材料是《回忆录》，《那些日子的事情》。它是 *Sefer Divrei Hayamim*（编年史术语）的扩展。

这是当诉讼回到波斯宫廷范围时语言过度的另一个例子。动词形式是 *vayhi*、*vayhiyu* 加上这里的被动分词，表示一个持续一段时间的过程。法庭朗读者可能在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嗡嗡作响。

人们发现，刺杀薛西斯一世的企图的记录是有名字和头衔的，这两个被动动词反映了非人称的宫廷，并作为一个微妙的指标，表明这些事情在适当的时间被天意地揭露了。第三节继续使用被动语态，从字面上看，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年轻的侍从们给出了与第二章中一样的答案。

在这方面对荣誉和伟大的具体提及与哈曼在以斯帖记第三章中的晋升相呼应。荣誉被误导，这是一种需要解决的不公正现象。六章四节，王曰，朝中何人？此时，哈曼刚刚进入王宫的外院，向国王讲述将末底改挂在他为他竖起的绞架上的事。

侍从回答说：哈曼站在院子里，王吩咐把他带进来。国王和哈曼都没有睡觉，两人都想着末底改，但目标却完全不同。当哈曼进入外院时，他很早就到了，这表明他急于除掉末底改，这显得不合时宜。

还来告诉国王不要问，真是态度蛮横。哈曼已经驻扎在院子里，准备尽早进入。他在通宵读书之后出现在国王面前，这表明他被带进了国王的卧室。

到那时，我们将暂时放弃我们的叙述。